

何光忠悠然自得的向鎮中走，他邁進了鎮邊的一家茶館中。那是古老的房子，很寬大，窗門都大開，屋中擺着兩條長形的木桌子，兩個五六尺長木桌四週，都坐滿了人，在飲茶消遣。何光忠就坐在右邊的那張桌子當中，很多人向他打招呼。

「仍舊談下去！仍舊談下去！不要客氣」。何光忠對身旁的人說。

「對！何先生，你來得正好！我們正談那個不要錢，賣唱的江北姑娘和彈琴的老頭子呢！」坐在何光忠旁的胖子興緻沖沖的說：「他（她）們不要錢，一定有目的」。

對面那個嬉皮笑臉的瘦人接着說：「他（她）們說是父女弘揚佛法！怪不怪？又不是和尚，也不是尼姑，要（他）她們弘什麼佛法」

胖子開心的笑了，笑得很幽默，作着鬼臉，然後又以那尖銳的聲音說：「他（她）們莫非想勸人去當和尚？去當尼姑？這些不談。就談慈悲吧，這時代慈悲有用嗎？你慈悲，旁人不慈悲，不是全吃虧上當？」

「佛菩薩都是好的！」那瘦子板住臉莊重的說：「可惜他勸人不殺生，你想，要漁民不捕魚不都餓死了？要沒有漁民，這瀏河鎮不是全垮臺了？還有，不吃魚，吃什麼呢？那魚又是做什麼？牠不是給人吃的嗎？豬！對了！祇知吃，不會給人服務的豬，不讓人吃，它能給人做什麼工作？」

何三叔連連點頭：「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胖子得意的繼續說：「佛教最

大的壞處，就是讓人斷子絕孫！那樣一來，地球還有人嗎？不絕了種？」

「不談這些，談談那個老頭子！還有那位姑娘」。何光忠說。

「逃難的。見到人就勸信佛，好像祇有信佛才能有飯吃，不信佛就要餓死了！」胖子說着，站起來：「真讓人氣不過，還有許多人信以為真，跟着去拉人聽她唱呢！」

瘦子說：「唱的倒很好聽，就是她連笑都不笑，硬裝相，唱些沒有意思的救世啦！佛呀！菩薩啦！好似天下的廟都是她開的，唉！可惜，這樣漂亮的姑娘，唱些這樣無聊東西」。

「他（她）們來了多久啦？我以前未注意」。

「快一星期了！住在一條船上。還有三四個小伙子，也是這一套」。

「什麼船？停在……」。

「停在七丫口，叫，叫，叫……」

「胖子眨眼在想，然後說：「我忘了！」

何光忠從懷中掏出一掛懷錶：「呵！十一點了！我得回去」。他又將錶放進原處，向一團人點點頭，走出了茶館。剛出門，碰到一個漁民裝束的人：「好！大貴，正好！你明天去七丫口調查一下。那個宣傳佛教的老頭子和姑娘，住什麼船？什麼貨色？什麼來頭？」

「大哥請」。

「知道了」。何光忠掉過頭向鎮後那橋邊的孤立大房子走。

仍在那個大門樓中走進去。院

大，大哥魯明山坐在一張方桌旁的圓凳上吸着香煙，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的人。廳子顯得空濶：

「你歸得正好，我正要和你商量！」魯明山說到這裡，略為停一停，似乎在思量些什麼。頭不停的搖動，過了很久，他才說：「我在這裡，一定要有很長的時間，必定要控制住幾條漁船」。

何光忠點點頭：「我們有兩條定海的調來！」

「我早知道，但是沒有用。將「先等待。整理內部，英雄可屈可伸。可以先來設賭，慢慢再說」。

魯明山有力的說。

「我們的生意在上海」。

「當然！當然！全憑大哥坐鎮」。

何光忠恭敬的說：「運用錢的手腕！重振家聲！」

「寧波全交林六爺處理善後，暫時隱藏，不做生意，守住根據地就成了，先建立關係，讓他的旅館擴大。雜人都來這裡，在漁船上集中僑充難民待命！我們在上海幹大宗買賣，金圈黨改名為進錢黨！現在要把江邊高岸上的樓房整理好。我要先治理自己不穩固的弟兄，唉！誰怎樣了？那個趙中天！」

何光忠坐在大哥魯明山的旁邊木椅子上，轉動眼珠說：「按照計劃去做了！我已交給林六爺去辦，他會想辦法毒死他！」說着，拉長了聲，欲言又止的連說：「不過呢！不過呢……」。

魯明山嚴厲的追問：「怎麼樣

「不過！現在並不容易，被押在寧波，要是上海就好了！」

「寧波又有何難？你親去一次，你不會有關係的，你並沒有洩露身份，人家不曉得你是幹什麼的，因為這事不能拖下去，愈久愈對我們不利。」

「趙中天加入不久，他並不知道我們這兒的秘密，無法全部出賣我們」。何光忠的口氣飄搖不定，眼神更是不定，睨望着魯明山又說：「幹了他才好，去掉大患。可是，香姑，香姑……」。

魯明山悲憤的說：「真是的！真是的！她竟，竟，不要命的代他求情。趙中天這小子真有人緣，連香姑都口口聲聲讚揚他」。接着，是連連的歎息。

一個中年男子漢，赤紅着臉，喘息不安的走近來，口吃很重，他說：「趙中天被釋放了」！他拿過當天在上海出版的報，交給魯明山，指着一塊新聞說：「警察真糊塗，交保釋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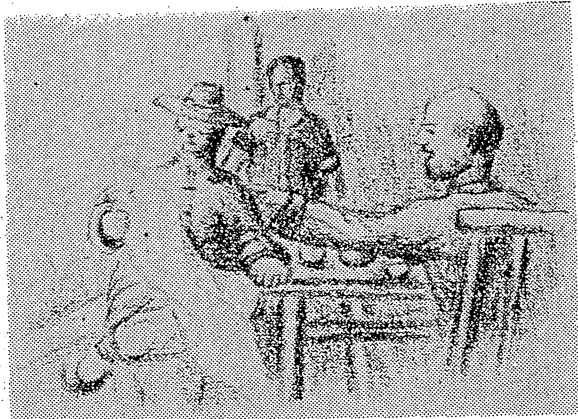
那新聞是這樣寫的，

「……涉嫌金圈黨徒而被捕之趙中天，經各方偵查結果，確係現職教員，品行敦厚，並由其校長出面保證，復查該趙中天僅與金圈黨首領之女相識，並未加入該匪盜組織，亦不悉其女友之父即係江洋大盜，因此准予交保釋放……」。

魯明山看完了，得意的朗笑起來：「他媽的！騙小孩也騙不過去，這明明是故意佈下的計策，要趙中天找到我們，好查出我們的下落」。

！這更證明趙中天這小子是故意自首的，是出賣我們的最大惡魁，現在竟與警察串通，要玄弄神鬼，企圖澈底消滅我們了！

何光忠的鼻子連連哼着，眼珠左右上下轉動，口中念着：「有鬼！內中有鬼！內中一定有鬼！」



「噯！還要想嗎？故意刊出這一段新聞，讓我們知道，誤以為釋放了他，在秘密中保護趙中天，然後等着我們去找趙中天去，又會叫趙中天偽裝重加入伙，找出我們的地點，再……」。

何光忠笑了。魯明山笑得更得意。

魯明山停止了笑：「好！將計就計」，他低聲向何三爺說了一些話，何三叔連連點頭。

「對了！還是大哥足智多謀！」

由我來辦！將這小子活活綁回來！我連夜就去寧波！」他向那個人說：「一同去七丫口。」

何光忠又與魯明山說了許多話，他匆匆忙忙的走了。魯明山踱向左邊的内屋中，向後院走，這時一個輕輕的祈禱聲傳進他的耳鼓，他用眼去搜索，她正是香姑，跪在後窗下的臺階上，啼不成聲的禱告着：

「……菩薩呀！救一救趙中天！一定要救一救趙中天！他被釋放了！然而……他的生命正在像柔弱的火燭，將遭到狂風暴雨！不要讓他生命之火熄滅！他是一個善良的好青年……呵！菩薩，請祢也保佑我的父親！他！他雖然……呵！我該怎麼說呢？菩薩呵，我能說他是惡人嗎？他是我的父親，是的，是他在世上唯一的親人，我祇有他這個父親，從小就失却了母親，他將我養大，我能說他是惡人？不！可是，他……」下面咽泣聲，聽不清了字句。

自我的執迷，是會遮蔽住一切理智的，尤其是感情濃厚了，祇能增加人的痴與貪以及憤恨！理智與感情永遠在衝突，勝利者又常常是屬於感情的，理智在人生中大微弱了，就因為它是微弱，才更顯得它的可貴。香姑在這時正是這樣的，感情作用已籠罩了她，一些理智也不存在，但她該是多麼需要理智呵！某一方面說起來，她已經發現理智的光在閃耀，她也迫切的追求着它。不過，感情的枷鎖緊扣住了她的心，使她無力擺脫掉，也無力去接受了，於是，她祇有讓感情之火去燃燒，而理智之水又無法撲救

她。

魯明山在震怒！可是，他沒有發作，慈性或多或少總會存在的！尤其對待自己的獨生女兒，他不能不有些父愛。他又退回去。

這是沉靜，是暴風前的沉靜。魯明山的怒氣積在肚子裏，如不發洩，會愈積愈多的！顯示出爆炸即將發生。

父女之間，氣與火該接觸了！也許是氣吹熄了火，或許氣更能助火燃燒！理智可使我們有先見之明，氣與火的接觸，不問誰勝誰敗，濃煙會隨着衝出，它更會使人見不清景物的……。

這個悲慘故事由這才算發端。

四

孫長福，那個濃眉粗眼的小伙子，很難得露出笑容的，現在竟反乎平常，每根汗毛都在發笑了！他興奮的跑到魯明山前面，連連叩了七八個響頭，嘴中連說：

「老丈人在上，受我小婿大禮參拜！」

魯明山很開心，扶起長福，笑着說：「好！好！你就是我的女婿了，香姑算是你的妻了！」

「老丈人，我一定拿出我的生命來報答你的大恩」。

「好！我們過去是同患難，同享受，一派正義的人，當然，我比你大了二十多歲，你又是我的外甥，你從十幾歲就跟我闖江湖，跑碼頭，然而，我的為人，你是知道的，對任何弟兄都是以自己親兄親弟看待的。就是你吧，我一直拿你當為心腹。不錯，你也對我忠心耿耿



，從無貳心，現在不同了，更要進一步，我們是親上加親，你等於我的兒子！一切聽我吩咐便好了！以後在任何弟兄面前，要機警！勇敢！殘忍！古人說無毒不丈夫，對極了，我們要做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要狠！要毒！聽到沒有？」

「知道了！」長福雖然在儘心把面孔板得莊嚴一些，他都沒有辦法控制自己心內的興奮。

魯明山的心情是雙重的，他對長福是滿意的，他的愚誠，他的健壯，他的膽大，粗暴，都使魯明山信任與偏愛，對於這個一手磨練成的忠實信徒，他是常引以為自豪的。然而，在過去，長福却並不是魯明山選為女婿的對象。他知道，香姑並不愛長福，相反的倒極厭惡他。長福粗魯，並不認識什麼字，言行坐臥都嫌野氣，兇惡。在過去，他曾察着出了，長福對香姑苦着單相思，且已進達到如瘋如狂的地步，他親自看見長福調戲香姑，也會嚴厲的懲戒過他的非禮，狼厲無情

的限制他與香姑接近。但是，魯明山並未以這些轉移對長福的信任，他瞭解，這是自然的現象，並不足以構成嚴重的危險，憑着自己的威勢，長福並不敢進一步的胡來，祇要他嚴密的留神便好了。可是，香姑與長福之間，情形一天壞似一天，香姑永遠躲避他，他在單戀中，屢次挫敗，轉為恨惡了，在表面上，見到香姑即瞪起眼，張口即是諷刺與詛咒，兩個人成爲對敵，這在香姑，祇有更形厭惡他，在長福却於內心中更暗戀香姑。

趙中天與長福却不同了。那是兩年前的事。

他的父親是日本警官學校畢業的，在淪陷時代，曾擔當日本特務，在上海爲警署充當要角，是殺人，不眨眼的漢奸，在那一段時期中，與魯明山接觸了。接受魯明山大批的賄賂，也曾幫過魯明山的大忙，兩次殺人案都靠他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無異是救命之恩！魯明山感激之情是無法形容的，他們成了莫逆之交。這樣的，趙中天認識了魯明山。在當時，祇曉得他是一個很有義氣的人，而魯明山對救命恩人的愛子趙中天，喜愛備至，因而，年青的趙中天和魯明山之間，非常融洽。

魯明山很喜愛趙中天，尤其是

與趙中天父親的關係，更使感覺到有着某些責任，私下曾想到香姑的婚姻，也打算將香姑許配給趙中天。不過，香姑還小，那時不過十四歲，一切還談不到。從那時起，他即不防止趙中天與香姑的往來，並且也樂於見到他（她）們感情的增長。

勝利後，趙中天父親惡貫滿盈，在千萬個受害者的檢舉下，他被以漢奸，姦淫，敲詐，殺人，等等大罪宣判死刑，在上海執行絞刑。

趙中天生母早已去世，幾位繼母也相繼下堂，於是，他成爲孤單的浪子。他自卑，無面見人，也無朋友，雖讀完高中，有些同學們都曉得他父親的作惡多端，很少有人願意接近他。他也不敢與人接近，心理上的變態，他開始恨惡人生，深深感到世間不容他生存，認爲世人都排棄了他。他在魯明山的拉攏下終於作起挺而走險的買賣了。

他雖是惡徒的後代，天良並未泯滅，在幾次兇險生意之後，他又開始自責，在這時，心情非常矛盾的，徘徊於十字路口了！

路，是人走出來的，可是他不能曉得向那兒走，怎樣走！

當他知道香姑愛上了他，他也愛上了香姑時，矛盾的心情很嚴重了，愈感到徬徨無策。

一年以前，他決心退出了魯明山的「金圈黨」，先在寧波一個國民學校中找到教員職務，他的面前展現了希望，自罪與恐懼心情也愈爲濃重，所以他工作得很努力，在他漸漸受到人家的尊敬時，這個懺悔，恐懼之情也愈爲增高，益使他

覺得不安。

趙中天與魯明山之間，發現裂痕！而這種裂痕又無從以彌補。趙中天急于脫出，魯明山不能聽任他脫出，趙中天爲名譽和幸福恐懼，魯明山爲安全與生命恐懼。

最恐懼的要算香姑了！她正是在拉鋸戰的戰場中間，而她又顯得那麼軟弱！在迷霧中，好容易見到美麗的方向，却是棘刺重重，不知怎樣才能渡過。

現在，魯明山知道香姑正狂熱的愛着趙中天，他更知道，趙中天是出賣他的叛徒！對於以前的想法不能不有所修正，無論如何也要對香姑有個最後的安排，這樣的，他想到了對自己忠實又熱愛香姑的孫長福。

在他的如意算盤中，再也沒有比這更妥當的對策了，對各方面都好。他決定了之後，就出發現這計劃的方法。最好的方法，當然是快刀斬亂麻，來個痛快淋漓的大刀濶斧。他將剛從鎮口回來的長福喊來，把這個「恩惠」宣告給他。到這時，他要借機會對長福再施以教育，他瞭解，當一個接受恩典在最感激最快樂的時候，最容易接受命令。他向長福說：

「你應該用點功，請香姑教你讀點書，幹我們這行的，單靠膽大力壯是不行的，也要有學識！」

長福對魯明山的話，從來不敢違抗，不管是什麼，都整個的接受，不加以思慮，在這個時候，更是如此了，對魯明山的話，視如神仙明示的天機。

魯明山開始有顧慮了，他說：

「我是答應了你，可是香姑還不願意呢？不過那沒關係，下星期二是大吉之日；我都看好了！還有八天時間。給你拿去這是一千元金元券，準備衣服，就在這禮拜拜天地，我們要隆重的作樁喜事，將好漢們，各地弟兄們多請些；大家熱鬧一番，也好沖沖霉氣！」

長福所受到的教育，全是由聽說書先生講七俠五義，濟公傳，三俠劍；十二金錢鏢……等等故事得到的。自然也都限於這些。他聽見魯明山的話，感激得又跪下去，再連二接三的叩着響頭：「小婿以死相報答了！」

這消息傳遍了全部弟兄，十多個人將他包圍在中心，以那最露骨，最污穢的話來向他道賀！

一向不知恥辱的長福，到這時也羞臊的羞紅了臉，笑嘻嘻的着着大家：「別開我的心了！還不是舅舅的好心！有什麼好笑的！」

在前門樓中，在大廳中，在廚房，甚至在幾艘漁船上，都洋溢起一片笑，也洋溢着羨妬的笑。

在後院中，香姑正跪在她父親魯明山脚下，雙手抱住他的双腿，用那叫魂似的惶恐哀慟聲音，哭求着：

「……你叫我一輩子當牛當馬給你幹事，都可以；做最苦的工作，累死都好，祇有這事，不能！不能！我不能嫁給他！不能！……」

汗毛直豎着，辮子也散亂了，双眼已紅腫，聲音嘶啞，舌尖都在發硬，她僅能發出急促的單音。一陣斷斷續續的悲號……

魯明山瘋狂的恨打着香姑：「……爸爸的話都不聽？我的命令也敢違抗？妳這不孝的女兒！好！好！給我丟臉！好！好！我也不必再顧念什麼……」

香姑並沒怕打與罵，她並不掙扎，好像挨幾下打，對她是有益處的。她失措的說：「我已答應嫁趙中天！不能嫁其他人的……」

話未說完，魯明山兇暴的咆哮起來，眼瞪得比牛眼還大，雙腳連連踩着地板，一若山響：「妳真個不知羞恥！丟盡了臉！告訴妳吧！那小子今晚就將他綁回；我要在妳面前，給他一刀一刀的大切八塊！」

香姑更尖銳的驚叫！魯明山逼上前，狠狠的說：「妳想丟我的人？！妳想敗壞我的家風？！妳想叫那小子反叛我？妳想不顧民族倫理道德？」

魯明山在這時成爲至聖大賢的人了。這不足怪的，想責備人的人，想審判人的人，想問罪於人的人，往往都是將自己放在最聖潔最清高的地位，將別人放在最壞最惡的地方。

在黃昏時，魯明山猶在氣憤的自言自語，那是歎息，他說：「我的家風！我的名譽！我的地位！我的事業，都爲她沾污得暗然無光了！」

五

月亮在東天邊剛剛鑽出來，昏沉的金色光輝照耀在長江上，好像將江水漆了一片金。波濤滾滾，金色的光也在閃耀。月兒並不圓，一

若橄欖，成爲橢圓形。

七丫口漁船隨浪波兒飄盪，一艘靠着一艘，擺成了船陣。

一艘雙桅的帆船，坐着四十多個人，全默不作聲的聽着老人的三弦琴和那位姑娘唱着曲子。

老頭兒坐在艙棚頂，姑娘就坐在他的傍邊。聽曲的圍在四周，在落下的帆牆上，在後艙上，在前艙上，都坐滿了，每張面孔都朝向老人和姑娘，聚精會神的聽着，在附近的幾條船上也依然坐滿了人！

夜是安靜的，沒有風，潮浪聲也小。三弦琴很鬱沉，姑娘的聲音更鬱沉，正像向知友傾訴心曲，摯誠又純真，她正唱到：

「……
迦羅城內頓起恐慌，
幼兒驚啼白象也啞泣，
武士們張起弓箭固守在城頭，
在城外萬軍人馬奔馳，
刀劍明明幌幌一片殺氣騰騰，
向城中釋迦族狂叫：
『琉璃王傳下慈令，
開城來降的人赦免他死罪，
寬厚的琉璃王並給他獎賞，
如再頑抗王師，
破城之日血洗全城！』
城中釋迦族臣民，
有的呼籲開城投降；
有的奮勇主張共同滅亡，
還有的偷偷捲家私秘密逃命流浪，
英勇足智多謀的摩訶那訶，
見到人心惶惶，
顯現一片零亂！
軍令無人再聽從，
磚城未開，心城早已淪陷！
因果法則永恒不變，

真理不能存着執着，
衆緣和合釋迦族招致了災難。
……」

正唱到這兒，一條小舢板從瀏河鎮那邊划過來，祇有一個人擺櫓，月下猶可別辨出，他正是長福。

長福從這艘帆船前划過，奇異的去，看那位唱曲子的姑娘，手也攏住櫓。

那姑娘仍繼續的往下唱：
……
正在惶惶擾擾，
一個少年爬上了城樓，
眼見琉璃王軍隊似瘋如狂
舉起神弓英勇糾糾，
飛矢如雨而下，
琉璃王軍隊即刻向後潰走，
釋迦族有此少年英雄，
不能扭轉民心憂愛，
法性不能順乎人情，
因緣和合到得頭來還得按着因果走，
少年聞到有人批評他是匹夫之勇，
盛怒之下丟下敵人也跟着逃亡者溜走。
主降者得到優勢，
終於決定開城迎接，認賊作父，認敵爲友。
琉璃王領着如虎如狼凶兵，
進得城來展開屠宰，姦淫，俘掠！
殺死五百守城人，
三萬主戰者全成爲他的俘虜！
即刻下了王命，
要將三萬人下身埋地下土中，
再驅千萬頭大象踐踏三萬人頭……」

長福心神很不安，從口袋中掏出錶來，捻亮手電筒去看，他驚慌的說：「呀！晚了！」立刻向河口處划去，用力的向前划。他不時的拿出手電筒向前面打着亮！

一條帆船渡進河口從船上閃出幾次亮光！長福自言自語的說：「好了！」

舢板與帆船相會，帆船也降下了帆，

「是長福吧！」這是何光忠的聲音！

「何三爺！你真準時！」長福說。

「當然！整整四天工夫，連去帶回，不是我誇口吧！馬到成功！」

「那小子……？」

何光忠自豪的說：「當然活捉了！」

「他媽的，這小子服嗎？不及早……！」

「二天不省人事，昏迷中。有風兒嗎？查過路了？」

「沒錯，一點事都沒有。這小子怎麼處理？」

何三爺一邊細着帆一邊說：「當然要看大哥了。」

「我看！」長福欲言又止，終於他說：「我看在這兒給他一刀，推下江。」

長福的話，很吃力，顯然是費了很大的力氣。何光忠不以為然，他說：

「呢！我和大哥要問個清楚，不曉得這小子究竟露了多少秘密，還能逃出？唉！我們不殺失却知覺的人，讓他明白我們的厲害，叫他

睜着眼死！」

「我見到他就氣！」長福用力的說，很氣憤，不過在氣憤中有一股不安的喜悅。他說：「愈痛快愈好！」

帆船進入河口，漸漸向上游擺

！又走過了那條船，琴聲正緊，

曲子更緊，她唱到：

「……」

三萬個人下身在土披髮赤身中，

有的呼天，

有的呼着妻子與仁人！

驚恐慟哭悲號交織成一片，

陰森殺氣罩着大地！

成千成萬的大象被牽進了來！

成千成萬個武士執刀鞭打着被俘之人，

可憐摩訶那詞見此情景，

悲痛欲絕早已昏沉，

過分的悲激，過分的悲憫，

他要求琉璃王：

「你是我名義上之孫，

請你接受我最後一個求情，

大象踏死三萬雖是易事，

天將憤怒大地生愁，

應多少釋放一些人，

且讓我潛入水底，

叫他們逃命，

如我上得水來未及逃出，

則再殺盡於我一無怨恨！」

琉璃王心想潛入水底能忍多少

時分！

恐怕一人逃不出，恐怕一人

不能獲生，

連叫：「有趣！有趣！即請潛入水中！」

看你有多大本領？」

摩訶那詞當即潛入水中，

琉璃王准請下令叫大家逃生，

逃命人一時奔走呼號，

互相擊撞！

有的被殘踏，

有的從人身上去逃生，

一片血腥，一片殘忍！

琉璃王拍手朗笑！

當三萬人能逃者全逃一空，

琉璃王才悚恐，

但是摩訶那摩猶未浮上水，

心中生疑派人潛水查尋，

潛水去查之人上岸哀號悲慟：

「啓稟大王：

摩訶那詞永不重生，

他為救助他人生命，

將頭髮縛在樹根！

早已抱樹殉身！」

帆船和舢板都已划過去了！何

三叔訂去瞧，口中連說：「唱得好聽！可惜沒時間。」

「不要聽了！正事還未辦，聽那些閒事！」

長篇文藝小說「狂潮」預約啓事

著者：李莊羊

本書以弘揚佛法為主題，剖解人生悲劇的苦源，故事曲折動人，反映了社會的黑暗面，和佛法的光明面。無論教內外青年男女咸宜人手一本，始免為時代狂潮所捲沒。全書長達十四萬言，著者為當前佛教文壇青年作家，文筆流利，其作品散見各報副刊及本刊，本書尤為不可多得之佳作。

一、預約價：每本臺幣七元（港幣二元）

二、出書後定價每本臺幣十元（港幣三元）

三、出版日期：四十六年二月底

四、聯合出版及發行者：

一、菩提樹雜誌社

臺中市和平街三十九號（劃撥九〇二四）

二、瑞成書局

臺中市成功路三十七號（劃撥五二五七）

五、預約截止延長至：四十六年二月十五日